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黜免

宋徐羨之不悅顏延年，出為始安太守，謝晦謂延年曰：昔荀最忌阮咸，斥為始平郡。今卿又為始安，可謂二始。延年後又為劉湛所出，為永嘉太守，甚怨憤，作五君詠。其詠阮咸云：屢薦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蓋自序也。宋袁淑不附劉湛，大相乘忤。淑乃賦詩曰：種蘭忌當門，懷璧莫向楚。楚少別玉人，門非種蘭所。尋乃以久疾免官。

隋文帝寵任高穎，後坐事免，以公就第。文帝謂侍臣曰：我於高穎勝兒子，雖或不見，常似目前。自其解落，瞑然忘之。如本無穎，不可以身要君，自云第一也。

唐蕭瑀以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，親封倫而見疏，心不能平，上封事論之，而辭旨寥落。由是忤旨，廢於家。其後又超知政事，累獨奏云：玄齡以下相與執權，有同膠漆，但未反爾。太宗為之信誓，積久銜之，因瑀請出家，許之。又云：不能出家。下詔切責，出牧小藩，仍除其封。

顏籀字師古，為秘書少監，多引後進之士為郎校，抑素疏，先貴勢，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。言其納賄，由是出為郴州刺史。未行，太宗惜其才，謂之曰：卿之學識良有可稱，但事親居官，未為清論。所許今日此授，卿自取之。朕以卿曩經任使，不忍遐棄，宜深自戒勵也。師古父名思魯。

文德皇后崩，百官縗經，率更令歐陽詢狀貌丑異，眾咸指之。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，為御史所劾，左授洪州司馬。

李義府作相，罪惡貫盈。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云：所居宅有獄氣，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。義府信之，聚斂更急，為人所發，除名，長流雋州。朝野稱慶，為之語曰：今日似唐年，還誅四凶族。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鞠其事，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，露布榜之通衢。義府先多取人奴婢，及敗，一時奔散，各歸其家。露布有云：混奴婢而亂放，各識家而競入。謂此也。

李繁無行，父泌與梁肅友善。肅卒，繁亂其配。士論歎駭，繁坐此積年委棄，起為太常博士。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，後除大理少卿，諫官御史章疏相繼，出為亳州刺史。

潘孟陽以廣支副使巡江淮，但務遊賞，與婦女為夜飲。及歸，大失人望，罷為大理卿。憲宗令鄭敬宣慰江淮，戒之曰：朕宮中用度，一匹以上皆有簿籍，惟賑恤貧民，無所計算。卿今登車傳命，宜體吾懷，勿學潘孟陽，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。其為人主，所薄如此。

張仲方，九齡之族也，為度支郎中太常。諡李吉甫為恭懿，仲方駁之曰：通敏資性，便媚取容，故載踐樞衡，疊致台袞大權在已，沈謀罕成，好惡徇情，輕脫寡信，愀淚在臉。遇便則流，巧言如簧，應機必發。憲宗貶仲方為遂州司馬。自駁諡之後，為裕之黨擯斥，坎軻而沒。

楊虞卿能朋比唱和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，時號黨魁。京師訛言，鄭注為上合金丹，須小兒心肝，密旨捕小兒無算。民間相告語，扃鎖小兒甚密，街市恟恟。上聞之不說，鄭注不自安，御史大夫李固素疾虞卿朋黨，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，上怒，收虞卿下獄，其家稱冤。自京兆尹再貶虔州司戶。

李邕貶欽州遵化縣尉，後為滑州刺史，上計京師。邕素負美名，頻被貶斥，皆以邕能文，養士賈生信陵之流，執政忌勝，剝落在外，人間素有聲稱。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，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，衣冠望風，尋訪門巷。

元和初，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，刺史李申憐其羈旅，乃舉牒云：前件官久在相廷，頗諳公事，幸期佐理，勿憚縻賢事，須請攝軍事銜推。

朱全忠弒昭宗，以裴樞朝廷宿望，全忠奏以伶人張廷范為太常卿，樞以為必非元帥之旨，持之不下。全忠曰：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淳，不入浮薄之黨，觀此議論，本態露矣。李振言於全忠曰：朝廷所以不理，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，不若盡去之。全忠以為然，有以名檢自處聲跡稍著者，皆指為浮薄，貶逐無虛日，搢紳為之一空。

五代李知損仕晉，以受賂謫均州。仕漢，以使江淮，行止穢雜，謫棣州司馬。至周征還，又上章求為過海使，世宗怒除名，配沙門島。知損將行，謂所親曰：餘嘗遇善相者，言我三逐之後，當居相位。餘自此而三矣。後才歲餘，卒於海中。